

心头一抹

山山 / 著



杭州出版社

心头一抹

山山／著



杭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心头一抹 / 山山著. —杭州: 杭州出版社, 2017.12

ISBN 978-7-5565-0760-3

I. ①心… II. ①山…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305084号

XinTou Yi Mo

心头一抹

山山 著

责任编辑 蒋晓玉

封面设计 祁睿一

出版发行 杭州出版社 (杭州西湖文化广场32号6楼)

电话: 0571-87997719 邮编: 310014

网址: www.hzCBS.com

排版 杭州立飞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刷 浙江国广彩印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710 mm × 1000 mm 1/16

印张 29.5

字数 380千

版印次 2017年12月第1版 2017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565-0760-3

定价 30.00元

前言

我们都经历过学生时代。我们也常听说学生时代是简单并快乐的。当然这两者都只能是相对的。

那时所在意的许多事，将来回首，似乎再算不得重大。但成长的岁月里，却总能将某一天某一时的细节回想。

记忆虽是宝物，而能渐渐地遗忘也是一件幸事。回望过去，忽然发现成长里好多的在意，那些晶莹的乐与痛，正在被时间带走，留下很淡的痕迹，相伴一生的痕迹。能持续动笔，或许，也是为了留住一部分即将忘却的感受。

年少时决定写这样一部小说，初衷说来幼稚，一为练笔，二来实在是看到两代人之间的代沟。那时的我以为，能将学子的心态部分地展现给大众，尤其是家长们浏览，或许，能有微薄的收获。

当初想展现的很多，而最终能捏在手里的却很少。有自命不凡的方恒玉，摆脱他所厌倦的学校生涯，出去经历了一番，但最终回归校园继续学业；有内向却崇拜、暗恋任课老师的杨晓霞，因为一直未敢表白而徒增痛苦；有半文盲的杨父，用高压榨出女儿的好成绩；有减肥成癖的冷芯兰，最终至病离校，几乎瞒了所有人，以致满载希望的刘明一情感破碎，无心学业，而意外接触到学生中的混混，从而展现成长里的另一类心态。

但当文中涉及家长的笔墨越来越多之时，我的观察，我的思索，让我发现了家长并不为孩子所感知的另一面。

这是一组矛盾：孩子的认知和家长的无奈。



因此我加重了双方的矛盾，深化代沟。尽量突出天下没有不爱孩子的父母。我们在理解孩子作为独立个体的同时，也能看到父母养育孩子的不易。

至于那些铭刻在当事人心头的情愫，因为是学生，无论多轰轰烈烈，大多是学业之余的故事。而生活总是平淡甚至机械的。虽然表面如此，但当时的我们，却从未有过风平浪静，总能将接触到的各种心情无限放大。这些情感改变不了世界，但它们却总在某时某刻影响着某一些个体。

所有一切的点点滴滴，都使我们趋向成熟。

或可说，人生的经历，留下的是记忆，走过的却是心路。





漫天漫地都是大雾，雾气又带着炎炎的温度，几乎分辨不出前方的路了。对道途的茫状，大家不敢随性走散，带着祈望光明的心愿，步履坚定地走着似乎冥冥中注定的路。

耳畔传来叫好的声响：“好，好！努力走，前方就到了，先过了这坎子！”依然是漫天漫地的雾，却分明看得见一条细细长长的独桥。桥上更加炎炎的雾，桥下是深不见底的另一番迷茫。对岸，隐现一方清鲜的花草，芬芳淡淡地朝这边送来，引起妖媚的诱惑。

于是大伙挤上桥了。桥不晃荡，也没折断，顽固地坚硬着。人太多，一味凶狠又胆怯地你挤我推。翻落下去的人好多。过了桥的，大多雀跃。

刘明一也过去了，他是小心地爬着过去的。对崖到了，形形色色的大门请他挑选。刘明一怯怯地站定在了其中的一扇门前，轻轻地用手指叩响……

又到了一年的特殊时期。平日里老实巴交的双亲们，此时多半



突具神通，上蹿下跳，拼了老劲。无论面薄的，还是脸厚的，多是贴上笑颜，日日奔波，夜夜通电。即使平日里最节俭的，在这当口，也是多少有了挥霍的观念。知识速成，一时掌握了各所高级中学的相关资料，更不放过小道消息。于是面对同城的各所高中，无师自通地分出个三六九等来。

至于刘明一，在中考之前是紧张的，考完后便轻松了，而轻松里又夹杂着担忧。估完分的当夜，举家商谈至夜深。其间不时掺有双亲的埋怨。平日的努力在此刻藏进历史，多年的学识被分数掩盖了过去，换来的只是：“要是再多拿几分就好了。”

当然了，会学习，不一定会考试；会考试，不一定有考运。尽管刘明一曾一度认可“知识就是力量”，但在已定的分数面前，这无形的伟大力量，却化作一缕缥缈的气息，只剩了一个淡淡的轮廓。想必培根身处此境，也只能望分兴叹罢了。

不过办法终归有。虽然差着几分，总有好心人乐于帮助这些可爱的学子免留遗憾。于是刘家父母这两部多年难得发动一次的机器，一时间启动所有部件，牵动整个家族运动。这原本微弱的力量尽力地扩散，竟是在极短的时间内拐弯抹角，抹角拐弯地结识了市十二中的要人。而在这大市的二类重点里，十二中也算很有些了得。

然后请客。请客的方式中，摆在首位的要数吃饭。对于当下这位刘家父母看来极贵的贵人，俩人只差搬出国宴了。

那来吃请的贵人算是给足了面子，而请吃的这一方不时显着受宠若惊。俩人小心恭敬地伺候着，又带了谨慎的分析态度，费心地分析来人的言谈用意。无论桌上的菜多可口，在这时的刘家父母口中，仿佛味觉失了功能，已变作与那淡包开水差不离的滋味，一门心思早被牵动在那人轻盈舞动的筷子上。似乎那人每吃一筷，都是对他俩最大的鼓舞。

一顿饭，似乎吃得要办的事体八九不离十了。餐后，那人说这事记下了，还另有要事，不便久留。刘家父母当然也没有其他节目

的安排，便恭敬地送那人去车上。那人已经上车，刘父却依然握着对方的手，心虚着流露出难舍难分的举态。那人安慰似的拍拍刘父的手，一再说着放心，一旁的介绍人则转头跟刘母闲聊。终于双方愉快地松开手，那位脸上不露山水地再次道了别，好着心情，一路开车走了。刘家父母也是极好着心情，知道这事确有十成的把握了。

半个月后，刘明一收到了录取通知书。

经过初三一年的紧张学习，进了高中的刘明一，不免稍稍松弛下来。不幸的是，正式开课的第一天上午，遂有班主任大力灌输高考的思想。说是高中学子，唯有学习，学习之外的一切，实属多余。只有上了大学，那才是真正的天堂。接着就那天堂的情景浓墨重彩地描绘了一番。随后话锋一转，要求学生们从今天开始便绷紧每一根神经，以便未来潇洒地冲出地狱直达天堂。到了下午，班主任又来灌输一年后分班考的事情。

刘明一刚冒头的惰性，已在第一天结束时被轰击得支离破碎。而回家后父母的灌输，又不外乎是付出必须看到回报。这层层压力，叫刘明一惊觉处境的严峻，再不敢有别的心思。

为了增加学生的紧迫感，学校安排了高一的新生月考，且全年级排名。这样的措施引得刚上来的新生大多斗志昂扬，渴望在这新的环境中再创佳绩。

不过三两个月后，又大多缓下了。周围的竞争太激烈，空气太过紧张，学子们便生出自救的办法：既然身处的环境不容更改，就稍稍善待一下自己。慢慢地，各人的课余生活也丰富起来。只留下些佼佼者，依旧步步紧推着自己的脚，抢着那最前的几个名次。

不过校方对新生的目的已经达到，共筑的学习氛围已经相当浓厚，大的改变也难出现。

时间过去一年，在经历了高一期末分班考之后，刘明一侥幸地被选入了理科重点生的行列。这次侥幸，亦如他当年的中考。

暑假已过，又开始一段新的苦闷。



时下正是八月末，烈日当空，金光耀辉里的万物灼烧着眼目，即使荫蔽的角落，也感染了高温，蓄积起来，设起陷阱，只等暂作避暑的行人来钻。

校园内，几处寥落的身影，心情复杂地迈着“正常”的步调。

路终有走尽的那一刻，快到广播厅了。个个心中欢喜，疾步起来。

进了广播大厅，愈加闷热，骄阳下隐蔽着不敢出来的汗液，此刻匆匆出来呼吸，转瞬间，便是满头满脸满身的热汗。于是对着尚做准备工作的学生急急地吩咐：快开空调，快……这么热的天怎么连个空调也不打，快……几个电扇怎么活？几名同学跑向了空调，其中一名，张张嘴，咽了话，趋步于另一台空调。

空调都开了，降温的速度比不上心焦的程度。其间发福的一位不敢入座，直到燥热的空气被空调的冷气所替代，使他双眼放起光来，沉下的面肌又回归自然。看看开学典礼的时间差不多了，于是整整衣领拢了拢发。

电视被打开，两千多双眼睛有一半不在状态，耳朵却无奈地收入着广播里别致的普通话。于是催着内心去寻些事体来想，或随便读点什么，也总比那讲话来得有趣。

屏幕上的这位主任口若悬河地说着，将历次相同的仪式同样的意思换汤加水重新就着古老的锅底慢火烹饪。

刘明一起初被四周静寂的气氛牵扯着认真听讲。没多久，四下便徐徐骚动起来，尽管新班级才刚组成，不过总有一些是早已相识了一年的，人的本性又有探究未知的好奇劲，于是交流的圈子渐渐扩散，又慢慢融合，方到酣处，猛然“砰”的一击，电视外的世界安静了，新班主任的手掌也留下了被桌面亲吻后的羞红。

刘明一本无心热闹，却不料受那一击乍响的带累，一个大的哆嗦，心下有些虚，不自然地环顾起左右，却在不远处瞅着了一个叫心头骤然生动的侧面。

凝视得有些久了，自觉着不好意思，移开视线，倒撞上班主任

严厉的目光，心下一紧，两颊不自然地起了点烧腾，赶紧装作一脸茫然，更是投了百分的热情于电视屏幕。

刘明一有些内向，不太招女孩子喜欢。在容貌上，刘明一自觉着仅仅是对得起大众，所以鲜有帅气表演。但可以令他夸耀的，是一身肌肉。这源于闲暇时他别无消遣，只喜欢健身。

他并不常打篮球，但偶尔也会触碰。若是篮球场上遇着女生旁观，于是激动心起，运球时动作也就花哨起来。无奈球技欠佳，少有人愿意同他组队比赛。他只能将更多的时间花在健身和学业上。

就这样，进入高二。他平静了很久的心态，因为一件事情又拥有了新的色彩。



刘明一的寡言并不能使刘母就此放心他的学业，反倒总要引来无端的猜测，心总不能静。

偷偷翻看儿子的杂物已成刘母的习惯。刘母的动机很单纯，只是担心儿子会早恋。明明知道毫无所获便是最好的结果，但这结果却不能叫她完全放心，就这样日复一日。

刘明一本就言语不多，完成作业后一般看看电视上上网，作为消遣。无奈在双亲眼里，这类活动也属奢侈。了解儿子惰性的刘母以劝导开路，希望绝了他与学习无关的一切活动。于是刘明一只剩下思绪不受约束了。他常常呆呆地凝视前方，而内心色彩斑斓地驰骋万里。但在刘母眼中，儿子的发呆更多像是有了某种困惑，诸如情感上的。对，情感上的，对于这个年纪的儿子，就是早恋，或许已经发生了。又想想不该是，儿子平时很听话，怎么可能发生那不光彩的事体？自己在这般年纪时不也有过期望？只是自己是个女儿身，只好将那情怀悄悄地藏匿了。不过时代不同了，当下的一代还

会愿意承受那份压抑的煎熬吗？唉，那泛滥的露骨的词，那流行的大胆的歌……

如果说刘明一没有那方面的心思是不客观的，有，但不太多。只是发呆时，偶尔会掠过那张叫内心波澜起伏的侧脸。不过心里却有着几分不自信，因为自己不善言辞，而且成绩也不突出。一想到这儿，眼神就黯淡下来。

这样看来，刘母的担忧也不无道理。只是这忧心的程度因为不能得到直接的回应而日渐升腾，刘母的神经紧绷而变得极为敏感。可正面又开不出口来问，只好时常将这心事憋在心中。儿子的成绩始终是不好不坏，做母亲的自然期望儿子能够将全副心力投入学业，而心里的忧虑就怕成为现实，那自己的心血，儿子的前程……

刘母不敢想下去。这困惑慢慢成了煎熬，终于到了溢出心头奔向喉头的时刻。

刘母思来想去怎么开口，什么时候开口，在哪里开口，选择的最终却是没得选择。因为刘母最终发现最适合的还是餐桌上的时光，只有这时开口方能显得自然，其他时候，便要叫儿子觉着刻意了。接下来，就是推来敲去地准备台词了。

刘母知道，身体是本钱，所以，为了儿子的学业，很注重一日三餐。每日的早餐总是精心准备，换着花样。晚餐更是重头戏，往往中午就开始酝酿。对于儿子在学校的午餐常常不放心，将一颗心飞去儿子身边，细心地分析儿子怎样解决，希望学校的伙食真如所承诺的那般营养搭配得当，但是否合儿子口味呢？又不想儿子吃路边的小摊小贩，实在不卫生。

终究还是不能放心，于是发了短信去问：“吃饭了吗？吃了什么？”刘明一回答倒也干脆：“炒年糕。”刘母的担心已被验证，又再发去：“卫生吗？不太卫生吧。”刘明一这次打字的速度更快：“很卫生，妈，我要学习了。”刘母知道儿子已不耐烦，本想作罢，但那信息里“学习”的字样使她更起敏感，犹豫片刻，又再发去：“学习时间长了要注意休息眼睛！”刘明一闪电般地回了：“知道。”

明知儿子是在敷衍，却多少安点心。待到傍晚，常是一桌可口的菜。当然，时常也在这时询问儿子一天的状况。

刘明一却很苦恼，好好的吃饭时间总要被审问。有的问题不回答不是，回答也不是，大多这一刻的作答便是刘母下一个问题的源头。于是，刘明一总是狼吞虎咽。刘母也慢慢掌握了如何从这短暂的晚餐时间中获取最大信息的技巧。

这天下班后，刘母同样精心准备饭菜，心情却没有往日轻松。那萦绕心头的事体终要拿出来谈了，心里的台词藏不下，便喃喃自语，又附带表情，仿佛眼前待宰的鱼便是她的刘明一。于是动作慢了，揣摩多了。而鱼是张合着嘴无声地表达想死个痛快的心愿，忽而鱼儿用力一挣，撞脱了刘母右手上的刀。咣当一下，左手一阵刺痛。

刘母本能地停下手中的活儿，也终止了脑中的思绪，注视着伤口。嘴里轻叹一声，迅速回房翻出医药箱，清理包扎伤口。唉，这裂开的伤口，这流出的鲜红的血，都是为着谁？而这一腔心血儿子又究竟能理解多少？

收拾停当回到厨房，满地狼藉，翻落地面的鸡蛋碎了一地，蛋清蛋黄的混合液体向橱柜底部缝隙里渗，鱼翕动着腮帮子，鼓着眼睛，就着满地的蛋清想要找寻大海的感觉，又仿佛在窥取她的心思。

刘母连连叹气，蹲下身来清理。那鱼浑身裹了蛋清，身子更加滑溜，加上甩尾的抵抗，抢险的难度大大提高。刘母好不容易抓住它，它轻轻一挣又脱手了。刘母顾不得受伤的左手，两只手齐上阵，总算把鱼连抓带抛扔进水池子。不料，飞扬的水花溅了她一脸一身，身子不自觉地向后一仰，一个趔趄，坐翻身后的垃圾桶。这脆弱的塑料桶霎时粉身碎骨，湿黏黏的各色脏物贴上臀部，油光光的一大片。她急急撑站起来，用手不住拍打那附在身后的肮脏物。

这一阵混乱让刘母更加心烦意乱，情绪非常恶劣，且这情绪又携了芒刺，刺得五脏六腑连同大脑一起不安。做出一顿可口饭菜的心情已全然没有了，遂愤愤地转身进入浴室。

洗干净自己，换了衣裳，并重新包了伤口，返回厨房。鱼是不想做了，草草做了几道菜。这时，刘明一回来了。

一进门，刘明一就嚷嚷着饿死了。刘母闷声不响地摆上碗筷，全然没有往日的热情。

刘明一见老娘脸色不对，想是有了不开心的事体，又瞅见那手上裹着的白纱布，惊得心里一跳，问道：“妈，你手怎么了？”

被儿子这么关心一下，刘母的一腔怨气竟悄悄地隐退了，淡淡地说的不小心弄的。心里等着儿子的继续关心，可是儿子早坐下来狼吞虎咽，才平息的怒意莫名其妙地陡然上升，没好气地抢白说：“慢点吃，又没人和你抢！！”

刘明一被这突来的抢白震了一下，呛得咳嗽起来，一根长条菜叶正吞到不上不下，喉头的刺激引起胃部的抽搐，欲咽难咽要吐难吐直作干呕。刘母着起慌来，赶忙拉他到水槽，一记一记捶拍他的背，这才缓过来，这时两人一个怒意掺进了惶恐，一个惶恐掺进了怒意，旗鼓相当之下彼此避免着直接的冲突，别别扭扭地一起返回饭桌。

刘明一这回不再大吞大咽了，刘母心里有些内疚，替儿子夹了几次菜。两下都缓过来后，母子俩话渐渐多起来。

“什么时候期中考试啊？”刘母问出口又觉着不妥了。

“现在才九月啊，还早着呢！”刘明一有些诧异。

刘母轻咳了一下，咽了一下唾沫，继续说：“话不能这么讲，就两个月了，别人都努力着的。”语气里满是自信，似乎学校有她安插的密探。

刘明一不做声，依然不紧不慢地吃着饭。

刘母思忖了一下，想缓和一下气氛，开始阐述事先编好的故事，说：“以前你外公家隔壁的那小孩子还记得的吧？就是你外公在世时你常和他出去去奔去跑的那个？”语气尽量随意着。

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儿了，那时刘明一刚学会跑，跌跌撞撞的。他也不愿多回忆，其实也确实想不起什么，就简单说不记得了。

刘母继续说：“那时候你还很小嘞，你外公外婆也还是住的老屋子，不过你外公走后你外婆就搬了，那老屋子也早拆了。”刘母回忆起往事来，想到父亲，不由得心头一沉。

刘明一“哦”了一声。

接近主题了，刘母追问道：“那个孩子，你再想想？”但心里期待儿子再次否定。

“哦，我有些印象了。怎么了？”刘明一厌烦了这种太极的招式，瞎编了这话顺了母亲的思路好叫她把想说的一气说完。

这个回答倒叫刘母有些吃惊，之前酝酿的腹稿基本用不上，脑子迅速转动，干脆直奔主题：“他呀，唉，退学了。”

“为什么？”刘明一扒了几口饭回道。

“还不是不学好，很早地就谈了恋爱了，”例子终于推出来了，刘母继续编织着语言，“小娃娃的懂什么恋爱，原来都劝他的，硬不听，还跟他爸闹，现在书也不读了。唉，多好的一个孩子！”

说到这里，刘明一已然明了。那“恋爱”两字叫这个年纪的他起了微微的敏感。本想立马证明自己的清白，却即刻意识到母亲尚未往下提那预料中的问题，一时间不知道怎么接话，而不说话又好像自己在心虚，于是克制着尴尬尽量随意道：“那怎么了？”

“呵，怎么了？学生怎么能搞对象呢？这样还有啥心思去学习？你没在谈吧？”刘母激动起来，一连串的问题倾泻出来。说完了，心里直跳。

刘明一没好气地甩出一个字：“没！”顿了一下，又说：“妈，你无不无聊！”

刘母豁出去了，想证明得更彻底，又追问一句：“那我有时看你在想心事的……”

“我在想题目啊！”刘明一像被窥透了心思，倒有些惊慌起来，意识到自己平日的发呆都被母亲看了去，由慌乱而转为难堪，竟有些恼羞成怒了，不愉快地扒拉着碗里的饭。

刘母便不再多问，也问不下去了。

回到书房，刘明一知道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在母亲的视线里，顿时懊恼，也没心思做作业了，只是定定地瞪眼看着书本。



近日来，生物课上越来越骚动，同学们渐渐放肆起来，因为生物老师是新来的。最热闹的要数班中几个常常混日子的。

虽然整所学校只有平行班，但名义上的平行班总有不平行的时候。因此让那极优秀的班级掺杂了少许的普通生，然而普通班级却没有这般待遇。

新来的生物课老师是一位秀气的姑娘，脾气也很温和。因她毕业于一所人人艳羡的高校，第一年任课，学校便让她带领这冒尖的一班。也或许，是师资的匮乏，不管怎样，现在她是一名教师了，如愿以偿。教师，这被誉为阳光下最光荣的职业，她充满期待。

第一次上讲台，她不敢去看底下五十多双充满期待的眼睛。然而，实习的经验叫她明白教师眼神的威力。于是大胆地放出目光，却是越看越觉着紧张，精心准备的自我介绍也变得磕磕巴巴起来，脸上也微微有些潮热，竟沁出了细汗。匆匆介绍完毕后，进入正题。

头一次当上教师，有时容易犯这样的错误：极在意自己课堂上